

我的名字 叫王村

WO DE MING ZI JIAO WANG CUN

我的名字叫王村

范小青

长篇小说系列

FAN XIAO Q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的名字
叫王村

WO DE MING ZI JIAO WANG CUN

范小青

长篇小说系列

FAN XIAO QING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名字叫王村/范小青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范小青长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10989-0

I. ①我… II. ①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0248号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校对 常虹
责任印制 史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252千字
开本 68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3
印数 1—5000
版次 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0989-0
定价 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我弟弟是一只老鼠。当然,这是他妄想出来的,对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来说,想象自己是一只老鼠,应该不算太过分吧。

其实弟弟很小的时候就得了病,可是谁会相信一个小孩子说的话呢,就算他说自己是老虎,也不会有人理会他的。何况我们家,子女多,钱少,人傻,爹娘要靠劳动养活我们一群兄弟姐妹,哪有多余的精力去在意一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小东西。

作为一只老鼠的弟弟渐渐长大了,长大了的老鼠比小老鼠聪明多了,这主要表现在他把自己的妄想和现实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比如弟弟听到一声猫叫,立刻吓得抱头鼠窜;比如弟弟看到油瓶,就会脱下裤子,调转屁股,对着油瓶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开始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想通了,那是老鼠偷油。我们谁都没有看见过老鼠是怎么偷油的,只是小时候曾经听老人说过,老鼠很聪明,如果油瓶没有盖住,老鼠会用尾巴伸到油瓶里偷油,弟弟学会了运用这一招式。弟弟还会把鸡蛋抱在怀里,仰面躺下,双手双脚蜷起,如果我们不能假装是另一只老鼠把他拖走,他就会一直躺在那里。

当然,话要说回来,弟弟也不是一天二十四个小时都以为自己是一只老鼠,也有的时候,他是糊涂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人,他会说几句人话。但是你千万别以为这时候他就一切正常了,这时候

如果有人好心跟他说，弟弟，这才是你自己啊，你不是老鼠，你是人啊。弟弟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会生气。弟弟生气的方式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一点你们完全不必惊讶，他本来也不能算个一般人。弟弟一生气，立刻就会想起自己是一只老鼠，立刻将自己的双手蜷起来，做成尖利的爪子的形状，搁到下巴那儿，然后再从下巴那儿快速地伸出去攻击他人，又抓又挠，嘴里还发出“吱吱”的叫声。

大家哄笑着四散躲开。有人说：“不像，不像。”

另一个说：“像只猴子。”

其实大家并不怕他，毕竟弟弟只是一只扮演得不太像的老鼠。

我这样说，看起来是在为弟弟开脱，其实才不呢。我心里恨透了弟弟，即使一天只有一个小时甚至更少的时间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也减少不了我们对于弟弟的深恶痛绝。

因为弟弟其实比一只真正的老鼠更烦人，一只老鼠除了做老鼠能做的恶事之外，它做不了别的事情，而弟弟比真正的老鼠要高明许多，因为他除了有老鼠的一面，还有别的很多面，比如，他有人的一面，特别是有人的坏的一面，至于人的好的一面，在弟弟身上，我还没见识过呢。

你别看他平时懒懒散散，对任何人都很冷淡，连斜眼看一下我们都不愿意，他基本上不跟我们说话，似乎一点儿也瞧不上我们，可是一到吃饭的时候，就一点儿也不冷淡了，他会吃很多的饭，如果我们干活晚一点儿到家，他甚至会吃光锅里所有的饭，让我们活活饿一顿。老鼠晚上不睡觉，弟弟晚上也不睡觉，害得我们常常要在半夜里出去找他。那时候他在村子里到处窜走，在地上到处看，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但是谁知道他在找什么呢，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在到处寻找的时候，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老鼠。

到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弟弟病了，我爹让我带弟弟到城里的医院去看病。我们到了医院，挂号的时候我傻了眼，我虽然认得

字,但是我不理解这些字的意思呀,精神科,神经科,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普通精神科,老年病专科,儿童心理专科,妇女心理专科等等等等——我正对着它们发愣,就听小窗口里那挂号的问:“喂,你看什么病?”我赶紧说:“不是我看病,是我弟弟。”我把弟弟拉到窗口让她看了一眼。那挂号的却说:“我不管你们谁看病,我是问你挂什么科?”她看我呆呆地回答不出来,又启发我说:“你看病总要挂号的吧?”我为难地说:“我还、我还不知道我弟弟是什么病呢。”那挂号的笑了笑,说:“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还能看什么病呢?”不过她还算热心,见我为难,主动说:“我看你们是头一次来吧?你弟弟是怎么个情况?”我说:“我弟弟是一只老鼠。”那挂号的并不觉得好笑,也没觉得我是在作弄她,她大概见得多了,所以只是“哦”了一声,就告诉我应该挂精神科。

我递了钱进去,并且报上名字和年龄,她动作十分利索地扔出一个病历本给我,还嘱咐了一句:“在二楼。”我带着弟弟到二楼,坐到走廊的长椅上等候。坐下来时没有什么感觉,过了一会儿,觉得浑身有些不自在,抬头一看,吓了一跳,周边有一些神情异常的人都在盯着我们看,我看了看弟弟的表情,他倒是若无其事。那是当然,他找到同类了罢。但是我怕弟弟被他们影响得更严重,想拉着弟弟离远一点,就听到护士叫到弟弟的名字了。

我赶紧说:“弟弟,轮到你了,我们进去看病吧。”弟弟一动不动,护士又喊了一声,弟弟还是不动。我着急了,但还是尽量和蔼地对弟弟说:“弟弟,你答应过我要听话的,我们就是来看病的,现在号也挂了,队也排了好半天,总算轮到你了,你不能——”弟弟打断了我,他忽然说话了,他口齿不清地说:“老鼠跳到钢琴上。”

护士没听懂,不明白弟弟是什么意思,只顾朝我看。她是精神病院的护士,见识肯定不少,但对于一只老鼠,恐怕也是无可奈何的。好在有我,她朝我看是对的,因为只有我知道弟弟的语言,我一直以来就是弟弟的翻译,弟弟所说的“老鼠跳到钢琴上”是一个

谜面歇后语，谜底就是乱弹（谈）。一翻译过来，我立刻就恍悟了，直拍脑袋骂自己笨，也顾不上让护士释疑，赶紧对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挂号的时候，把名字写错了。”护士说：“没事的，我先帮你改一下，你进去让医生在电脑上也改一下。”她把改过的病历本交给我，弟弟果然不再反对，我顺利地带着弟弟进了门诊室。

这里的门诊室和其他医院不一样，病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家属也只能进一个，不像其他医院，医生给一个病人看病的时候，许多病人和许多家属都盯在边上，赶也赶不走，门诊室里常常围得水泄不通，医生就在大家的紧张的盯注下，在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中，在焦虑烦躁压抑的气氛里给人看病。

好在精神病院的情况不一样，这里是讲规矩的，又干净又安静，给弟弟看病的这个医生年纪不大，但神色淡定，胸有成竹的样子。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好像弟弟的病一旦交到这个医生手里，弟弟就会从老鼠变回人来了。

听说有本事的医生是不用病人自己说话的，但是我从前没有见过有本事的医生，更何况弟弟这个病人和一般的病人也不一样，不可能指望他会把自己的病情告诉医生。所以，到了这儿，无论这位医生有没有本事，都得由我向医生倾诉弟弟的病情，我把不言不语的弟弟拱到前面，我站在弟弟身后说：“医生医生，你快帮他看看，他是一只老鼠。”医生的目光掠过弟弟的脸面，投到我的脸上，看了看我，问道：“你看病还是他看病？”我没有听出医生是在讽刺我，赶紧回答说：“医生，他看病，他是我弟弟。”医生抢白我说：“你刚才说他是一只老鼠，现在又说他是你弟弟，他到底是谁？”说实在话，那时候我见的世面太少，听不懂人话，仍然不知趣，继续向医生提供弟弟的情况。我说：“医生，医生，你不了解我弟弟，这会儿你看他人模人样的，一会儿他就会变成老鼠的样子，很骇人的，手，会这么样，嘴，会这么样——”因为我做不像老鼠的样子，我怕医生看不懂，赶紧催弟弟说：“弟弟，你做个老鼠的样子给医生看看，

你快做呀。”

可弟弟是个病人，病人哪有那么听话的，你希望他是个人，他就偏做个老鼠给你看，让你烦死。等到你要让他做老鼠了，他又偏不做，人模人样地杵在你面前，又让你急死。

弟弟不肯扮演老鼠，我可真急了，我怕医生会以为弟弟不是老鼠，我怕医生会误诊，急中生智又想了一个绝招，“喵喵”地叫了几声。

弟弟还没有来得及逃窜，医生一伸手就捏住了我的胳膊，朝门外喊：“护士，护士——”我以前见过的护士都是眉清目秀的姑娘，这会儿正心存歹念，不料进来两个腰圆膀粗的男人，他们一进来，就冲着我来了，我赶紧喊道：“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弟弟，他才是老鼠——”可是从他们的眼神中我看到了离奇的疑惑，我敏感地一回头，顿时魂飞魄散，哪里有弟弟，刚才还在我身边的弟弟，忽然间就不见了。

男护士并不知道之前这屋子里还有个弟弟，他们朝我看了看，一个先说：“医生，我早就在门口准备着了。”另一个更是配合说：“一看他眼神就知道有问题。”医生被他们说得也有点疑惑了，问我：“你有病，你弟弟也有病，你们家族有精神疾病遗传吗？”那两个男护士未等医生的话音落下来，就上前准备掐我了，我吓坏了，紧紧闭上嘴巴，咬紧牙关，防止他们硬往我嘴里塞药，但是我还有话要说，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得不说，我只能在喉咙里发出声音：“我不吃药，我弟弟是老鼠。”

没有人听到我喉咙里的声音，看这阵势，就算他们听见我的话，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只有一眨眼的工夫，那两个男护士已经掐住了我的脖子，反转了我的胳膊，我被冤枉了，我冤死了，我比窦娥还冤，我比什么什么还冤。

我继续抿紧嘴巴，在喉咙里狂喊：“我不是老鼠。”但是我有预感，我马上就会被他们打成老鼠了。果然，那个医生受了护士的

蛊惑，准备开检查的单子了，他说：“先做个 CT，看看脑部有没有病变情况。”

不过医生在开单子的时候，又疑惑起来，问我：“你刚才是和你弟弟一起进来的？这个病历上，到底是你的名字还是你弟弟的名字？”

他已经错得不能再错，我再也不能只在喉咙里说话了，我必须得张开嘴巴了，我张开了嘴巴放声说：“我弟弟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就是我弟弟的名字。”医生朝那两个架住我的男护士丢了个眼色，虽然他没有说话，但是我看得出他的意思，他已经再一次地认定我是病人，我急得辩解说：“不是的，不是的，医生，你听我解释，我弟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喊他的名字他是不会理睬的，喊他的名字等于没有喊，他只认我的名字，所以只能用我的名字代表我弟弟的名字。”

医生又看了我一眼，不再和我计较，开好了检查单子，对那两个男护士说：“陪他来的那个家属不见了，你们带他去 CT 室，小心一点儿，这个病人虽然看起来没有暴力倾向，但他的伪装性很强。”

天哪！我好好儿的，竟然要我去做 CT，CT 是什么，我还没见过，只是听人说过，是一种很昂贵的检查，一般都是得了重病才用的，我才不需要做 CT，我也不能再被他们纠缠下去了，我不得不像疯子一样地拼命挣扎并且大喊大叫，我喊道：“你们什么医院，你们什么医生，你们什么护士，我明明没有病，你们要叫我做 C——”一个“T”字被他们用手捂住了，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再喊的话，用胶布封嘴。”

天哪，要是再用胶布封住我的嘴，我还有活路吗？

万幸万幸，我还有活路，那是老天有眼，叫我命不该绝，关键时刻有人救我了。

你们猜得没错，正是我弟弟。

我弟弟真是我的救命星,关键时刻他在桌子底下“吱吱”地叫了起来。

那两个男护士更觉离奇了,一个屋子里怎么会有两个病人,这医院没有这样的规矩,向来只允许病人一个一个地进来。两个男护士疑惑地互看了一眼,接着又看我,又看我弟弟,还看医生,我感觉出来,他们的怀疑不仅在我和弟弟身上,甚至到了医生身上。

但医生毕竟是医生,他火眼金睛,他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他看出来谁是病人了。医生弓身到桌子下面,把手伸向蜷缩在地上的弟弟,弟弟竟然乖乖地被医生牵了出来。

我看见了弟弟,一阵激动,又要上前说话,但是医生已经吸取了前面的教训,朝我摆了摆手说:“你别说话了,你再说话,一切又要搞乱了。”停一下,又补充一句,“对不起,刚才差点儿误会了,主要是你话太多,我这儿有许多病人的特点就是话多,所以我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对不起。”我听了医生这话,没有马上回答,认真地想了想,我心里承认,我的话是多了一点,不过以前并没有人这么说我,家里也好,村里也好,学校也好,从来没有人嫌我话多,因为他们都不怎么说话,我多说点儿话,好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活着,至少知道自己的耳朵还没有聋。

现在医生提醒了我,我细细回想一下,才对自己和自己周边的环境渐渐有了一点儿新的认识和知觉。

其实我也知道,医生虽然用了两遍“对不起”,听起来很客气,但其实他很不耐烦我,想让我闭嘴。可是为了说清弟弟的情况,我还是不能根据医生的意图及时改正我的犯嫌,我依然强调说:“可是我如果不说,我弟弟是说不出的,他平时就不肯说话,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或者说应该,他是一只沉默寡言的老鼠。”医生皱了皱眉头,但依然保持着风度,说:“好啊,沉默是金啊。”我没听懂医生这是什么意思,想了想,我得继续说,我说:“所以医生,就算我弟弟不沉默,就算他肯说话,他也说不清楚,他根本就不知道

该说什么,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他什么什么什么。”医生终于被我惹恼了,再次改变了平和的神态,用尖利的目光剐了我一下,说:“你要是再说话,就请你出去。”

这一招把我吓着了。我不能出去,我不能把弟弟一个人扔在这里,虽然这里有医生有护士,但弟弟毕竟可能是一只老鼠,老鼠是无法和人沟通的,即使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是医生,但医生也无法和老鼠对话呀。所以我不能有片刻让弟弟离开我的视线,我赶紧向医生保证:“医生,我不说话了,保证一言不发。”医生说:“本来这就不是你说话的地方,我来提问题,让他自己回答。”

那两个怎么看怎么不舒服的男护士这才退了出去,医生让弟弟坐下,亲切地拍了拍弟弟的手背,开始向弟弟提问,医生说:“你觉得自己是一只老鼠吗?”弟弟不理睬,我只能代他回答:“是,是老鼠——我弟弟是老鼠。”医生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继续问弟弟:“你的这种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弟弟仍然不回答,仍然由我回答:“从他是一只小老鼠的时候开始的。”

医生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又被他的目光吓了一跳,以为他嫌我话多,要赶我走,不料医生只是叹了一口气,不仅没赶我走,还对我说:“病被你们耽误了。”我赶紧辩解说:“医生,不能怪我们,不是我们有意耽误的,开始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以为他在跟我们闹着玩呢。医生,你仔细看看我弟弟的样子,他完全就是人的样子呀,谁会想到他会是一只老鼠呢,一直到后来,后来一直到——”这医生和我天生犯冲,不知冲的是生辰八字还是星座什么的,反正我看出来他特别不爱听我说话,刚才且容忍了我一下,一会儿他又犯毛躁了,严厉地说:“话多也是一种病,你知道吗?”我怕他又说我有病,赶紧闭嘴。

医生见我闭了嘴,还不甘心,又吓唬我说:“下面我还要提一些问题,让你弟弟回答,你要是插嘴,就是破坏我诊断,后果你自负。”

我不想自负，赶紧闭上嘴听医生向弟弟提问题。

医生问：“现在是哪一年？”

这算什么问题，医生也太小瞧弟弟、太不把弟弟当回事了，弟弟虽然以为自己是老鼠，但他毕竟不是真的老鼠，我差点提出疑问，但是看到医生一脸的严肃，我也只能严肃地等待弟弟的回答。

可惜我这个弟弟实在是不争气，连今年是哪一年他都懒得回答，这样下去，医生岂不是要误认为弟弟的病非常严重吗？岂不是要误诊吗？我心里一急，对答如流地说：“今年是某某某某年。”我不仅回答正确，还加以说明：“今年为什么是某某某某年呢，因为去年是某某某某年，因为明年是某某某某年，所以，今年就是某某某某年。”

我说了过后，有点儿兴奋，折胳膊握拳，对着弟弟做了个鼓励加油的手势。可是弟弟麻木不仁，眼中根本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鼓励的手势，他把我当个屁。不对，屁还有点儿臭味呢，他没闻到臭味，他把我当空气。唉，弟弟啊，你真是麻木不仁，你哪怕认为我是错的，你哪怕朝我翻个白眼，哪怕朝我吐一口唾沫也好呀。

这医生也真是个知错不改的医生，他居然又问弟弟：“现在是几月份？”

我忍不住抗议说：“医生，问这么简单的问题就能查病吗？”

医生说：“我让你插嘴了吗？”他虽然批评了我，却还是接受了我的意见，下一个问题，他没有再问今天是哪一天，而是改变了一个方向，问：“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抢答说：“小王村。”

医生对我的回答充耳不闻，又随手把钢笔套子旋下来，放到弟弟面前：“这是什么？”

弟弟真是个睁眼瞎子，连面前的钢笔也看不见，还是我替他回答，但是我已经厌倦了医生的无聊，我回答说：“这是钥匙圈。”

我原以为医生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来为难弟弟，这样才

能查出弟弟和我们不一样，哪知这医生如此没有水平，我得刺激他一下，让他提一些有难度的问题，所以 I 有意将钢笔套说成钥匙圈。

可医生不吃我这一套，他和弟弟一样，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只当我不存在，不过我并没有计较他，因为他对弟弟的态度很好，和对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我会原谅他的。

医生把我和我的回答撇在一边，十分和蔼地对弟弟说：“既然你不肯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就换个方式，你不愿意说话，你就不说话，你闭着嘴都行，我提问题，我自己给答案，如果你认为是对的，你就点头，如果你认为是错的，你就摇头，好不好？”

不等弟弟表态，医生就自说自话地开始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一元的硬币，举到弟弟眼前，问说：“这是一个硬币，是几块钱？”然后他自答说：“是两块钱。”

我忍不住“嘻”一下笑出声来，看到医生眼睛朝我瞪着，我赶紧收回笑声，去提醒弟弟说：“弟弟，这明明是一块钱，他说两块钱，你摇头呀，你快摇头呀。”见弟弟不理睬我，我又赶紧告诉医生：“医生，他是故意的，他有意不告诉你，让你无法了解他的真相，其实他认得钱，就算他什么也不认得，他也认得钱，有一次，我让他到小店里去买——”

医生真生气了，我看得出来，他的脸涨成了紫红色，齜着牙说：“脑残啊？听不懂人话啊？”

我再次被吓到了，我以为医生误诊了，我赶紧解释说：“医生，医生，我弟弟可能是脑残，但是脑残不等于他很笨，你千万不能被他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你不知道我弟弟有多聪明呢，我弟弟还会、还会——”

医生冷冷地打断了我，他替我说道：“还会掘壁洞呢吧。”

我和医生这里，已经闹翻了天，弟弟呢，真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在这么专业的医院里，弟弟竟然如此这般的木呆，太丢人

了,他简直、简直连一只老鼠都不如了,一只老鼠,你要是踢它一脚,它一定会逃跑,可我这个弟弟,这会儿,在医生面前,简直丢死人了,别说踢他一脚,就是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他恐怕也是岿然不动的。

我也生气了,我气得推了弟弟一下,说:“弟弟,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明明会说人话的,今天到了这里,你连一个字也不肯说,你是存心跟我过不去呢,还是存心跟医生过不去?你是觉得车票钱、挂号看病的钱都不是钱呢,还是觉得应该让我白白地陪你跑一趟?你是觉得这个医院配不上你这样的病人呢,还是觉得——”我说着说着,话又多了,又扯开去了,医生是不会让我再继续下去的,他朝我摆摆手,让我住嘴,可是我不能住嘴,我说:“医生,你听我说,他平时确实不是这样的,他平时不扮老鼠的时候,和人是一样的。”医生说:“你以为我现在在干什么呢,我是在玩吗?”我说:“你不是在玩,你是在给我弟弟查病呢。”医生抢白我说:“原来你知道啊,你知道还不闭嘴。”我说:“医生,我得给我弟弟当代理人,否则——”医生说:“你怎么老是要代表病人?要不,干脆,你来当病人算了。”我又赶紧解释:“医生医生,我是怕、怕你不了解我弟弟。”医生又冷笑着说:“我不了解,你了解?那我这医生让给你当算了。”

我再一次败下阵来,但说实在的,我仍然不死心。求医生不成,我转而求弟弟了,我说:“弟弟,弟弟,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开口说说话吧,哪怕说一句话,哪怕说一个字,哪怕骂我一声,要不然,要不然,医生会以为你是哑巴,而不会把你当成老鼠。弟弟,你自己拿个镜子照照看,你这样子,怎么看也不像是一只老鼠呀,你要是想让大家知道你是一只老鼠,你好歹也扮点老鼠的样子出来呀。”

我已口干舌燥,像一条错翻上岸的鱼,弟弟却依然稳坐钓鱼船,我看着弟弟淡定的姿态,又想想我自己上蹿下跳的样子,一时间,竟疑惑起来,到底是我带弟弟来看病,还是弟弟带我来看病?

我这么想着，简直就昏了头脑，我觉得我的思想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乱闯，就要失控了。

思想失控，那是什么，那可不得了，那就是疯子啊，难不成我带出来一个精神病，要带回去两个精神病吗？

我可不能疯啊，我家里有一个弟弟是个疯子，就已经够全家人受的，我要是再疯了，让我们家的人怎么活呀。可是我怎么才能保持冷静，不让自己疯呢？我心里很清楚，只要医生能够给弟弟诊断，然后治疗，我就不会疯。那么，怎么才能让医生给弟弟诊断和治疗呢，现在医生面对一个哑巴精神病，束手无策了。那么，首先，至少，我得让弟弟开口说话。

我换一招以情动人，我对弟弟说：“弟弟，我知道你最喜欢我喊你弟弟，你也知道咱们家就咱哥儿俩最亲，这样好不好，我喊你一声弟弟，你就说一句话，好不好，弟弟，弟弟，弟弟——”可弟弟喊得再亲，仍然不奏效，我急火攻心，忽然心里就被这火照亮了，我脱口说：“弟弟，我不叫你弟弟了，我叫你、叫你一声王全！”

我这完全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哪知一匹死马还真被医活了，这“王全”两字一出来，弟弟竟然开口了，弟弟欢快地说：“老鼠老鼠，爬进香炉——”

听到弟弟说话了，那垂头丧气的医生顿时来了精神，赶紧凑到弟弟跟前说：“你现在肯说话了，我们重新开始，我问问题，你回答——”

弟弟说：“老鼠老鼠，爬进香炉——”

医生对精神病人有研究，但是对老鼠没有研究，他不知道老鼠爬进香炉会是什么，我只得替弟弟做翻译说：“这是一个谜面歇后语，老鼠爬香炉，谜底就是碰一鼻子灰。”我一边解释，一边观察医生的脸色，看了医生的脸色，我的心顿时一冷，才知道，最后是我碰了一鼻子灰，完蛋了。

医生果然不再发一言，拿过一张空白的方子，低头就填写起